

● 张安惠 著

往事知多少

一个女记者的人生轨迹



新华出版社

往事知多少

——一个女记者的人生轨迹

张安惠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知多少：一个女记者的人生轨迹/张安惠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6

ISBN 7-5011-3675-0

I. 往… II. 张…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1994 号

往 事 知 多 少
——一个女记者的人生轨迹
张安惠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00,000 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4001—5000 册

ISBN 7-5011-3675-0/G · 1353 定价 18.50 元

序 一

王晨

张安惠是光明日报社的一位老同志，一位资深编辑、记者，也是我的一位老同事和老朋友。1974年我刚到报社工作，就认识了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以后也曾在一起工作，一起编书，有过很好的合作。现在，安惠同志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我为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应她热情相约，不揣冒昧写一点个人的感想，以表示对她和光明日报的许许多多老同志的敬意。

称张安惠同志是光明日报的“老资格”，是一点不夸张的。她自1954年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调到光明日报，直到她前几年退出第一线（退出第一线也还是光明日报的退休干部），屈指算来已有43年了。可以说，她的一生都与光明日报连在一起，与报社结下了不解之缘。这40年，风风雨雨，喜喜悲悲，跌宕命运，坎坷人生，安惠同志都经历过来了。特别是由于她的丈夫高丽生同志曾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光明日报所经历的风云变幻，有不少他们都身在其中。我虽然对70年代中期以前报社的情况不很了解，只听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们吃了不

少苦头,但以后来我与安惠等许多老同志的共事与了解来说,我深感光明日报的许多老同志,当然包括张安惠同志,都是非常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对党的新闻事业一片赤诚,对办好光明日报痴心不改,始终勤勤恳恳,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尽职尽责,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光明日报能有今天的变化和发展,这中间就包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贡献。这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

安惠同志把这本书称作“一个女记者的人生轨迹”,这个“轨迹”也很不寻常。她13岁失去双亲,中年丧夫,实在是太不幸了。但命运并没有将这位四川女子击垮。这个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倔强女性,乘着长江上的小船,穿过风浪,冲过险滩,最终读了大学,进了我们党办的新华日报,以后又成为社科文教方面最为权威的光明日报的记者,成为党的新闻战士,成为改革开放后评定的高级编辑。说实在话,我虽然认识安惠同志多年,对她的少年、青年时代,过去所知甚少,这次读了她的自述,感慨良多。“安惠同志,真是不容易啊!”唯其如此,我很希望青年编辑记者也来读读这本书,将自己的生存环境或生活环境与之作一番比较,我看是会从中得到一些启迪,汲取一些力量的吧。

令人欣慰的是,安惠同志的晚年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她没有消沉,没有停步。她重新握笔,采写了不少新闻传媒的领导同志和文艺、学术、经济等领域的名人名家,为读者奉献出一篇篇既有思想性、指导性,又有可读性、人情味的特写、专访,受到广泛的欢迎和赞誉。收入这本书的这一类作品,有不少主题鲜明,构思精巧,语言生动,颇见作者观察细腻、刻画入微的功力。每当我看到她满头银发,提个包,急匆匆、快节奏地走向下一个采访对象,每当我又读她的新篇佳作,我总会想起电视中常唱的一句歌词:“最美不过夕阳红”。是啊,往事需要回味,明朝定将更好。这本书不应也不会

是个“句号”。衷心希望她以如此健康的体魄、乐观的心态、进取的精神,更好地发挥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余热,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1997年3月于京华

(本文作者为光明日报总编辑)

序 二

徐城北

张安惠大姐年长我十多岁，我们相识于《中华英才》半月刊，时间仅一年多，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但我和其他作者稍有不同，那就是住家距刊社很近，稿子经常不是从邮局寄出，而是骑车顺路捎去。既然面交，就不免坐下喝杯水，说几句闲话。我这人爱聊天，但凡人问及，喜欢竹筒倒豆子。张大姐同样爽快，聊起自己在光明日报干了几十年，退休后来刊社“白发打工”已五六年……说这话时她笑着，说到以往她很少笑。她从没谈过身世家庭和过去的朋友，于是我渐渐产生一种揣测：她生活中肯定遭遇过不幸，然而全靠咬牙挺过来了……最近的一次，她忽然讲正在写自传，出版时要请我写序云云。

我没太往心里去，第一，和她还远不熟悉。第二，画报社的作者队伍很强，她找人写序很容易。第三，从正在写书到正式出书，过程不会短。此刻听着就是了。

谁知没多久，一叠厚厚的校样递到我手。我有点尴尬了，一边看，一边琢磨她为什么非找我写序。

但书稿本身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她的父亲，一个四川的穷苦书生，“一不小心”就当上了合江县的县长。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但居然就没上成都、重庆去看过一次病。

她的母亲，面对丈夫的重病和纷扰的大家庭，突然就吞食烟土自尽了。她细细想过，只有“死”在久病的丈夫前头，将来小叔叔、小姑姑才会对孩子稍微“好”一些。

她的丈夫，是解放之初她以大学生身份分配到报社时认识的。他是她的领导，一个正直的老干部。因康生一句话，就被折腾了10多年，最后死于癌症。

她自己，如果不是自强不息和苦苦挣扎，有十次生命也早死光了。使她稍微高兴一些的是，晚年才赶上了好时光，自己在《中华英才》打工的这几年，无论从写稿质量还是工作心态讲，都超过了过去的几十年。

她的笔触不是很细，不像小说作家那样把每个细节都做了精细雕刻。她只是平静道来，因为沧桑阅尽，有些地方和有些时候已经没有泪。如果有人把不够“细”的地方掰开揉碎了顿挫一番——说白了，就是往伤口处再撒一把盐——就肯定会心撕肺裂。但是她已经没有那番力气了。

自传中有许多生动画面，如果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那一定是极动人和极有意义的。更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有些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不由得我想起了自己的双亲……这时，我才晓得张大姐为什么非要找我写序了。

张大姐在书中谈到我父母——就在她在四川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在大公报上读到我父母（编者按：徐盈和彭子冈）的文章，佩服得不得了，从而更坚定了将来要当记者的决心。当然，我父母比她

年长十多岁，从辈份上讲是上一代的记者，但生活的场景在四川，张大姐成长的时候正是我父母奋力工作的时候；以后张大姐调到北京工作的时候，就又是我父母因错划而沉沦的时候。再往后，当张大姐挨折腾的时候，也是我艰难成长的时候；今天，当张大姐稍感欣慰的时候，则是我辈抡圆了膀子大干的时候。

张大姐，是夹在我父母和我之间的那一代人当中的一个。看来，我和张大姐确有缘分。这是一种由历史痛苦造成的缘分，它不带任何私人的感情，也无须我做任何带有“广告色彩”的宣传。

张大姐的文笔，不像今日年轻记者那样天纵聪明和八面来风，而带有沉郁和苦涩。这能怪她么？当年生活中何止上千上万个“张大姐”，如今只挣扎出来她一个，如今她爬梳出朴素生动的这一份儿文字，您还能说什么呢？尤其有一点本不该说、却又不得不说的，是今天有些很能“谁见谁爱可人疼”的文字，到明天就未必能入“时人眼”。惟有像张大姐这样蘸着一生血泪写出来的，才可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亲爱的朋友，如果您今天觉得它还不是“很刺激”的话，那么不妨放一放，等到明天——等您有了独特和深刻的阅历之后再读，那感受就肯定不一样了。

历史不会总是顺顺溜溜行走的，有时会发生巨大的苦痛和顿挫。惟有记录和表现这种顿挫的文字，才是历史的文字。

1997年3月16日

（本文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



作者简介

张安惠，今年69岁，9年前退休。在职期间，头10年做记者，后29年历任光明日报通讯采访部、国内部副主任，新闻研究所第二所长。退休后的第三年，从63岁起到《中华英才》半月刊做编外的编辑、记者至今。晚年以操觚为乐事，故而有这本感悟人生的著作。

2003/12

责任编辑

卢瑞华

封面设计

陈一清

电脑制作

刘 力

目 录

序一	王 晨
序二	徐城北

上编 悠悠岁月

我心中的歌

引 子	(3)
跌宕的命运	(3)
桃花源中人	(13)
路在何方	(20)
我与新闻有缘	(30)
他恢弘的气度	(42)
夫妇之间	(47)
一颗陶粒、一包茶叶	(57)
劫难	(61)
“由他来”	(72)
别了！丽生	(82)
白发“打工”	(89)
结束语	(95)
没有褪色的记忆	(96)
高丽生二三事	(100)

下编 名人专访

谷建芬	融入刀光剑影中	(105)
杨伟光	追逐精致的电视文化	(112)
刘效礼	情系参天大树	(121)
杨尚德	拉出一串小名人	(131)
艾 丰	内心的独白	(144)
梁 衡	目如锥利能透隙 胸似海阔可撑船	(153)
王秀琳	注重名副其实	(164)
王扶林	有大度而后成大器	(172)
唐国强	俯仰无愧天地 褒贬自有春秋	(180)
赵 安	与春节联欢晚会	(186)
津 霖	健步踏得山石碑 造化随从笔底来	(193)
沈昌文	读个中滋味 书百年情结	(201)
钱果丰	林丰果硕自深根	(211)
杨 义	中国治文学史小说史第一人	(219)
高 天	“背靠里面向外”无怨无悔	(227)
黄景钧	踏上陌生路 迈出稳健步	(234)
阎卡林	有点李普曼的味道了	(242)
田晋祥	平淡中见辉煌	(251)
杨式德	备课	(256)
张克良	天道酬勤	(260)
朱永棠	故园芳草碧连天	(263)
温斯顿	从宫廷皇室走过来	(268)
汪文斌	王晓真 刘连喜 在两个快车道上跑的电视人	(279)
后 记		(292)

上编 悠悠岁月

我心中的歌

引 子

自小儿，我便喜欢哼哼唧唧地唱。乡下冬日的夜晚，黑灯瞎火的，没什么地方可去，天一黑，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便躺在学校那拥挤的寝室中的双层床上，一曲又一曲地哼唱起来：从发思古之幽情的古诗词曲、激昂慷慨的进行曲，到肃穆宁静的基督教赞美诗；还有那些儿歌、民歌、情歌、救亡歌、英文歌，兴之所至，唱个没完，直唱到嗓子干涩，万籁俱寂，才悄然地睡去。

沧桑岁月，已是四五十年了，会唱的歌儿大都已忘怀，惟独一支“要自立，才能独立；要自强，才能自由……”这首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流行的歌曲未曾淡忘，时常不经意地想哼一哼这支令我动情的歌，它每每令我想起我那英年早逝的母亲，想起我从事新闻生涯和乖蹇的一生……

跌宕的命运

我是四川人。可抗战期间我十二三岁时念初中，进的却是一所专门招收从外省流亡到大后方四川的流亡学生的学校，最早她叫第五中山班，我1941年秋进校时叫国立第十六中学女生部，大约到1943年改为国立女子中学。从第五中山班起，她一直是直属子

当时的中央教育部。校长和老师都是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下江人”。校长是美国留学生。她清秀的脸膛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那仪态、那神色，一望便知是个文化人。她每天都要在学校的四周转几圈，不仅在于督学，也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全校师生饮的是从山岩的夹缝中流下来的清泉，一丝丝、一滴滴汇入一个大的储水池，山是碧绿碧绿的，水也是碧绿碧绿的。校长来回转悠，谁也不敢到储水池那边去打水洗濯衣物。同学们对校长、老师的私生活，往往很感兴趣。入学不久，耳边便听说校长的不幸，留学美国时将唯一的亲生儿子托付给女友关照，而女友竟与丈夫同居，回国以后，一气之下，同丈夫离了婚，儿子跟了她。我们还知道教导主任、训导主任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处女，高不成、低不就，在我们那与世隔绝的山村中的学校很难找到配偶。

校长留美归来，在苏州办学，任苏州女中校长，抗战爆发，历尽艰辛，将学校迁至四川合江县。想象可能当年在合江县城找到合适的校址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学校不在县城，是在离县城十余里、靠近长江边一座山的半山腰一大块平地上。这地方名叫流杯池。它很像北京潭柘寺那样清幽雅静，但不是一座庙宇，而是文人墨客吟诗饮酒的地方。在一排老屋的后面是一片竹林，竹林深处，有从山石间流下来的清泉，附近有四四方方一块石坪，上面刻有“天下奇观”字样的水槽，清泉流入水槽，在水槽内放酒杯一只，酒杯顺清泉而游动，停留在站立“天下奇观”周围谁人的面前，谁就吟诗饮一杯，因此而叫流杯池。浙江绍兴兰亭有“觴池”，“觴池”二字为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也有一处流杯吟诗的潺潺水流，流杯池与“觴池”相比，并不逊色。

我们的学校虽设置在偏僻的乡下，但她却很有名气，她与四川合川的国立二中、江津的国立九中、永川的国立十六中，同当时搬